

黄峨 一生太短，只够等一人

蜀中四大才女④

□杜阳林

黄峨是人们公认的“蜀中四大才女”，她的人生起伏不定，却也平实无奇。出生于四川遂宁的黄峨，不像卓文君爱得那般惊世骇俗，不像薛涛能够潇洒恣意地生活，也没有花蕊夫人那般绝色之美，但她富有极高的才学。前人赞叹：“吾蜀于明代，有二列女甲于全国，曰黄宜人、秦良玉是也。”这“黄宜人”便是黄峨，正是因为有了黄峨，明代四川女性文学，不仅避免了交白卷的尴尬，还拥有了独特的地位。除此之外，她还拥有极其坚韧的气质，用一生的漫长岁月，书写了一个女子的真心与执着。

壹

人生开局 美好如画

但凡女子，待字闺中时也许都盼望将来能遇得良婿，一生琴瑟和鸣白头偕老。黄峨有一个光芒万丈的开局，出生在书香世家，父亲黄珂进士出身，官至尚书，母亲聂氏，为黄梅县尉聂新的女儿，严于家教，是知识识礼的大家闺秀。

黄峨的父亲黄珂在京供职，母亲既是她的慈母，又是她的启蒙老师。黄峨自幼聪明伶俐，在母亲的教导下，谨守闺训，好学上进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弹得一手好琴，而对于做诗文、填词曲更有着高深的造诣。她在《闺中即事》一诗中写道：

金钗笑刺红窗纸，引入梅花一线香。
螻蚁也怜春色早，倒拖花瓣上东墙。

长辈们十分器重黄峨，悉心指导她，委实出色的黄峨，被喻为东汉时的女才子班昭。

黄峨十二岁时，当朝首辅杨廷和的大公子杨升庵考中状元，明武宗钦赐朝服冠带，授官翰林院修撰。黄珂与杨廷和在朝共事多年，早结为道义之交，两家关系甚为密切，听说杨升庵金榜题名，独占鳌头，黄峨心里非常倾慕，从而激励着她更加勤奋读书。从那时起，少女心里，已萌芽一粒纯真的种子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黄峨已到及笄之年，品貌端庄，才艺超群。前来求婚的显贵子弟、风流少年络绎不绝，但黄峨一再向父亲表明心迹，一定要选择像杨升庵那样学识渊博、志趣高尚的郎君。尚书疼爱女儿，没有少为黄峨的终身大事忧虑。后来，黄珂有感于朝廷腐败和年事高迈，辞官携家眷回到了老家遂宁。

冬去春来，在遂宁的闺阁之中，黄峨忆及京城旧事，遂调动琴弦，弹唱了新作的《玉堂客》散曲，抒发了她对昔日亲朋好友的眷恋之情：

东风芳草竞芊绵，何处是王孙故园？
梦断魂劳人又远，对花枝，空忆当年。

杨升庵无意间读到这首散曲，对黄峨的才情赞叹不已。

正德十二年，因明武宗终日游乐，不理朝政，杨升庵忧国忧民，上疏劝谏，未被采纳，遂以养病为名，回到新都，读书自娱。不久，升庵的原配夫人王氏病故。次年，升庵得知聪明有才、美丽多情的黄峨年过二十尚未许人，便征得父亲的同意，遣人去黄家做媒。

黄峨终于如愿以偿，嫁给了蜀中著名才子杨升庵。这门婚事，犹如天作之合，引得倾城震动，人们争先恐后来看这位“尚书女儿知府妹，宰相媳妇状元妻”的缔约丰姿。

黄峨
罗乐绘

《寄处》

黄峨

雁飞曾不到衡阳，
锦字何由寄永昌？
三春花柳妾薄命，
六诏风烟君断肠。
日归日归愁岁暮，
其雨其雨怨朝阳。
相闻空有刀环约，
何日金鸡下夜郎？

贰

丈夫有难 忠贞不渝

快乐的时光，总是那么短暂。就在黄峨与杨慎婚后的第六年，一场莫大劫难，兜头而来，给了这对年轻夫妻猝不及防的沉痛打击。明武宗逝去，由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，即明世宗嘉靖皇帝。嘉靖登位后，想把他亡故的父亲尊为“皇考”，享祀太庙。但这和明朝皇家的“祖宗家法”是相悖的，遭到了杨廷和父子等忠臣的竭力反对，争议相持不下。臣子们的抗议举动，终于激怒了嘉靖，下令狠狠廷杖这些胆大妄为之徒，杨升庵被打两次，以为他已断气离魂，却又撑着一口气悠悠醒转，死罪虽免活罪难逃，愤怒至极的嘉靖皇帝将他一下子从北京贬到了云南。

丈夫遭逢如此大难，此时的黄峨才二十六岁，年华正好，青春娇艳。周围有“好心人”劝她放弃这个政治上已然破产，生活上落魄不已的男人，她却充耳不闻。

秋风萧萧寒侵骨，从未有一个秋，像此时这般令人断肠。杨升庵身披囚衣，项系沉重的枷锁，带着被廷杖后的累累伤痕，由解差押送出京城，他从潞河登舟南下，连和家人告别的会都没有。黄峨听到这个消息，肝肠寸断，赶紧收拾行装，带着家人赶赴渡口，誓与丈夫同生死、共患难。在黄峨一路的精心护理下，升庵的创伤逐渐痊愈。

隆冬时节，船行至江陵，这里便是去滇入蜀的分道处了。按照律例，罪犯不能带家眷至

戍所，更何况此后山川险恶，道路崎岖，杨升庵也不忍连累爱妻，坚持要黄峨沿长江回蜀。

滔滔长江，逝水如歌，朔风飞雪，风烟散尽，这对恩爱夫妻，在江边执手看泪眼，默咽两断肠。黄峨填了一首越曲《斗鹤鹑》：

分手东墙，送君南浦。
目断行云，泪添细雨。
载恨孤舟，戛愁去橹。
厮看觑，两无语。

当时也割不断那样恩情，今日个打迭起这般凄楚。

黄峨回到新都，静居榴阁。她强压住心头悲愤，含辛茹苦，孝敬公婆，教哺子侄，为远滴在外的升庵操持家务，排难分忧。中秋冷清，黄峨孤孤单单来到桂湖，见升庵沿湖种植的桂树正绽蕊飘香，她触景生情，忆当年中秋之夜，夫妻二人在桂湖赏月，偎依湖边，一对倩影倒映水中，和桂影一起晃动。如今桂香不绝如缕，斯人却远在天涯，相思无可寄。黄峨以深沉难抑的思念之情，写下了广为传诵的《黄莺儿》散曲：

积雨酿春寒，看繁花树残。
泥途江眼登临倦，云山几盘，
江流几湾，天涯极目空肠断。
寄书难，无情征雁，飞不到滇南。

升庵读到这首情深意远、字字佳绝的散曲，倍加赞赏，他不甘落后于夫人，乃十分用心地另外和了三首《黄莺儿》，可每首的意境和字句都赶不上黄峨所作的，真真愧煞了这位状元郎。

叁 半生等待 只为团聚

长江边的送别，是黄峨一生等待的开始。从此，漫长的三十年，一个女人从青丝等到白发，从少妇等到老妪，她从未断绝过对丈夫的忠贞思念。在这漫漫半生，他们只有短短三年时间，得以相会聚首。

嘉靖五年(1526)，被迫辞职还乡的杨廷和忧思成疾，病势沉重。升庵闻讯，回蜀探望。当父亲痊愈后，黄峨便随同丈夫，跋涉千山万水，去到云南连陞，成为升庵讲学、著书的好帮手。他们生活虽然淡泊，但夫妻同甘共苦，互相体贴，并常以词曲唱和，交流心声。

过了三年，杨廷和病故，黄峨回蜀挑起了家庭重担。暑往寒来，花前月下，她怎不思念千里外的亲人？飞雁不到，锦书难寄，升庵何年才能被赦归来啊！黄峨声泪俱下，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篇《寄处》诗：

雁飞曾不到衡阳，
锦字何由寄永昌？
三春花柳妾薄命，
六诏风烟君断肠。
日归日归愁岁暮，
其雨其雨怨朝阳。
相闻空有刀环约，
何日金鸡下夜郎？

对于升庵而言，能在云南坚持下去的强大支柱，是他的爱妻黄峨，还在家乡苦苦相盼，他绝不能辜负了妻子这片团圆之念。而对于黄峨而言，她在家乡辛苦操持家务，照拂家人，能给她莫大鼓励的，也是远在天边的升庵。独守空房，寂寞流年，她殷殷期待着再度重逢，不管受到多少时光的摧残。

根据明朝的律例，罪犯年满七十即可归休，不再服役。可是，当白发苍苍的杨升庵七

十岁归蜀不久，又被明世宗的鹰犬派遣四名指挥将他抓回云南。升庵悲愤到极点，不到半年，便含恨死在一座古庙中。噩耗传来，黄峨悲伤万状，泣不成声，心碎成了一地齑粉，她苦苦等了三十年，熬干了心血与希冀，最终等来的却不是白首团圆，而是冰冷死讯。

黄峨不惜以花甲之年，羸弱之身，徒步赴云南奔丧，像当初捧着囚车送行的少妇一般，坚韧隐忍，亲自装殓扶棺，带丈夫回四川。

灵柩运抵新都，家族中人和亲戚朋友都主张厚葬升庵。黄峨料到明世宗连死了的升庵也是不会轻易放过的，便力排众议，强忍悲恸，以简单丧仪装殓了杨升庵的遗体。不久，明世宗果然派人来查验，见死去的杨升庵穿戴着戍卒的衣帽静躺棺内，一副服罪的样子，也就不好再刁难了。众人从心里佩服和赞赏黄峨有先见之明，却不知道她这半生，吞咽了多少委屈心酸。

十年后，年过七旬的黄峨安然合上双眼，终于和她爱了一生、等了一世的丈夫，完成了“生同衾，死同穴”的爱情誓言。

黄峨是一个古典女子，她对爱情的坚守态度，有着古典式的牺牲与奉献。也许用“现代眼光”来看，她是有几分傻气的，为了一段爱情，为了等婚姻中的男子归来，她一个人寂寂地走完了大半个人生，但她的傻，也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所稀缺的“永恒”。沧海可以变桑田，高山也许成湖泊，从物质角度讲，任何“永恒”都是一个伪命题，但若俯看灵魂呢？肉身最终会寂灭，情感却能永垂不朽；皮囊到头来不过是化为尘土飞烟，灵魂却能穿透古今。

肆

才情出众 女中圣贤

黄峨才情出众，其作品“读之旨趣间雅，风致翩翩，填词用韵，天然合律”，“且意境解放，突破藩篱，不为数千年礼教所囿，开吾国女子文学以前未有之局”。《四川总志》记载她“有文集传于世”，而她一生所写的诗、词、曲则更多。明隆庆以来所刊行的《杨状元妻诗集》《杨夫人乐府词余》《杨夫人曲》《黄夫人乐府》《榴阁偶存》等，受到了后代名人学者的高度评价，是我国妇女文学著作的珍贵遗产。

历代对黄峨的作品，评价都很高。万历版《杨夫人乐府词余》序中，称她“才情甚富，不让易安、淑真”。“积雨酿春寒”这阙《黄莺儿》，被明代骚隐居士《衡曲尘谈》誉为“字字绝佳”。王世贞《艺苑厄言》说《寄外》一律和《黄莺儿》一词，“升庵别和三词，俱不能胜”。

黄峨的才德均堪称颂，高洁谨严。钱谦益《历朝诗集小传》说她“闺门肃穆，用修亦敬

悼”。故升庵为她祝寿，有“女洙泗、闺邹鲁”之辞。洙泗、邹鲁，代指孔孟。升庵是把她作为女中圣贤来尊敬的，她在丈夫眼中，不仅仅是添香的红袖，追随他身后的妇人，而是能与他平起平坐的伟大女性，杨升庵对黄峨，除了夫妻之爱，还有朋友之谊，知己之重。

杨升庵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夫人，又何止“郎才女貌”而已？徐文长赞颂他们夫妇“著述甲士林”，“才艺冠女班”，这实在是历史上罕见的。在中国文学史上，黄峨散曲内容较广泛，题材也较丰富，艺术性很强，作为文学成就卓著的才女，黄峨永远名垂青史。

诗书满腹的黄峨，太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她要情感的唯一和纯粹，宁可不要改嫁他人朝夕有靠；她要誓言的坚贞与懂得，不与落魄丈夫划清界限、苟且偷安、追逐富贵。最终，黄峨守住了她用尽一生想要守护的那份真情。